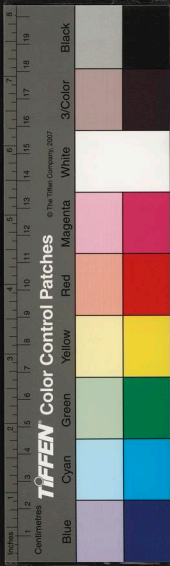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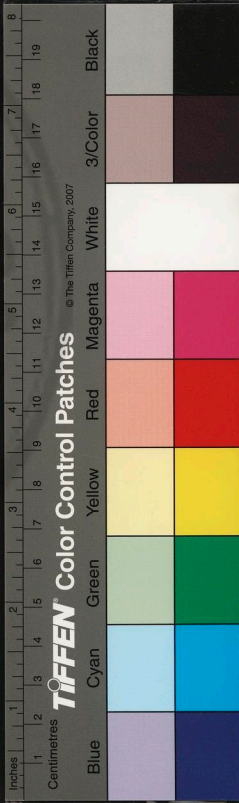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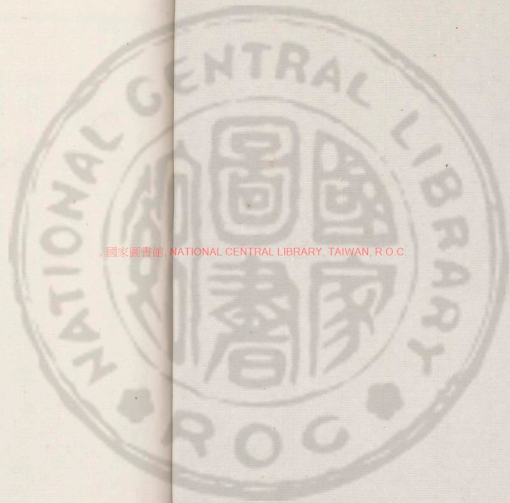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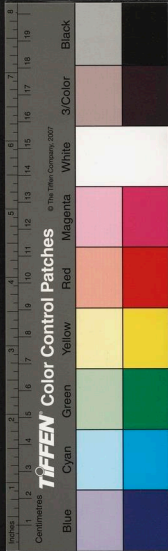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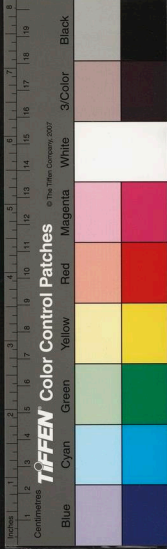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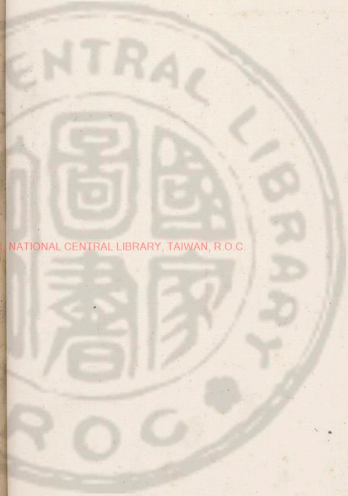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六

外集

陳亮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苜蓿水之
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
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
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卽位伏闕上鑿成箴又不
報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權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
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
推爲衰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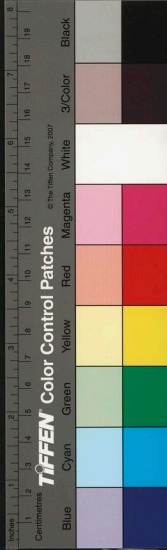


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六詣天關上書晁自王於恢復故
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讐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髮髮蒼
之句其稟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紹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關上書其畧曰中國天地之正氣
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
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
可好哉不幸而能好之至於筆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
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所以久安而無事也
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膻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
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方南渡之初君臣
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

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於南方天下之氣墮矣
自非逆亮送歿淮南亦不復知兵戈之爲何事也今醜
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
不可以一勢而大舉入情皆便於通和者所以成上下
苟安而爲妄庸者兩售之地也書奏不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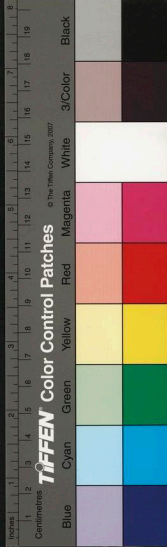
再上書略曰陛下厲志復讐果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
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
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
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藉則不足以兼天下之
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有爲之志乖矣此臣
所以不勝忠憤而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



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月待命未
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將測陛下之意嚮而雲合響應
之勢不得而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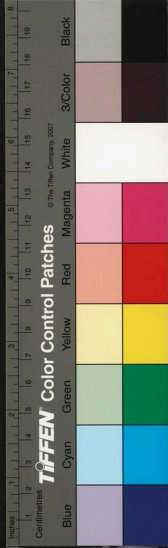
又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道有
三有可以爲遷延數百年之策有可以爲五六十年之
計有可以爲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
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泄之大
臣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可言三事
以答之一曰二聖北狩之禍蓋國家之大耻天下之公
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難言耻

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三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
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
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
不給又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
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
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
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三三大臣反其道而用之作其氣
而養之使臨事不至於乏材隨材皆有足用則立國之
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
專在武臣也臣所與大臣論者大略如此三三大臣已
相顧駭然疎遠草草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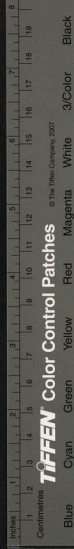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三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熙初上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五閩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濇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楊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懼一鼓孟和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跋踏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虞危懼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鞋綠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



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潭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
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
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
首請和千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
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旣
困國用亦乏厥後智思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
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
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燧燧國祚
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勿遽渡江心瞻欲
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淵顏亮凶醜
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

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始終
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嗷咽四方來朝其容慘怛王業艱
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滴子酒無沈于色
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
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
奸邪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
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
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暴費生靈
之財勿長興土木之役勿謂嘽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
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
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



帝王之術勿調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璣臺瓊室勿效商王斲法剖直如履薄水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辛孽勿謂小患當室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治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道儒之治為曹孟德以下諸

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入而卒歸於焚暴戾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政也故其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政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妙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



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某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剋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蘇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哉

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六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善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其高而孤乎宜某之不甘心服也

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大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



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且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自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洒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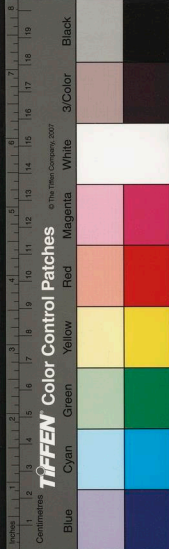


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
武反之之工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
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豈其悖戾
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
之於我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
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
其父其他亂倫道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
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
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
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
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
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
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
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
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
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
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
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
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星金不亦悞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
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藝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
人但貌其竊窺然者耳辨得此心即便掀却臥房亦且
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麓家却一
點使不着也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
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負然
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矣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細去義利
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
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

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

光大而高明矣

正明
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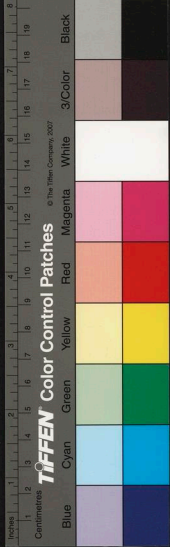
晦翁以道學爲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啗不少微
借至謂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尔心於杪
忽軼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辟面盎背則
某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
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
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世俗所謂窟塊大嚼飽有餘而文
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紹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誥詞云

某官

三歲大比人

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



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
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
之聽親閱不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
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逮業以須登用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
謝宰執其啟云數十年窮居獻賦未諧豹變之懷五千
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於中
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窓六達帝廷上恢
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膏肓之兼
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
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又云某敢不益勵
初心重溫舊業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乘以
繫單于請從今日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生晝臺
不倦其視當世苟視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
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
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播取遠
觀之一似陳亮近眠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
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虎

稼軒辛卯安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
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
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



狼得彼滅馬輩始其庸奴天於同父既豐歷惡習略橫
生議論風漂使之早遇豈愧橫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
問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
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
楊億孰王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矜
才脫廷尉繫先多士嗚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
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
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
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大原決勝卽異時落魄之齊賢方
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天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
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

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爲所不能自爲者天靳之年
閩浙相望信問未絕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
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懋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
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
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

晦翁曰同父才高氣奮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
清和也

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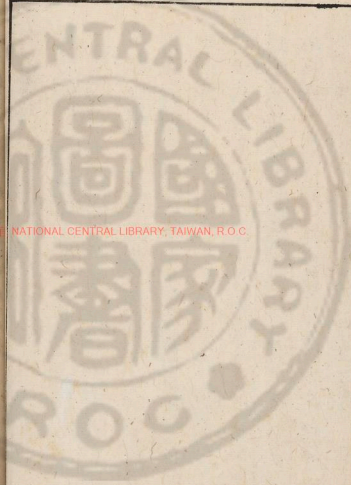


蔡元定

西山先生

字季通建之建陽人師熹晦菴慶元初年黨禁蔡禍作
奉旨編管道州次年卒于貶所嘉定三年夏旨贈趙
功郎

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
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箠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
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餽食淡衣
褰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坐身於長沙敬蘭
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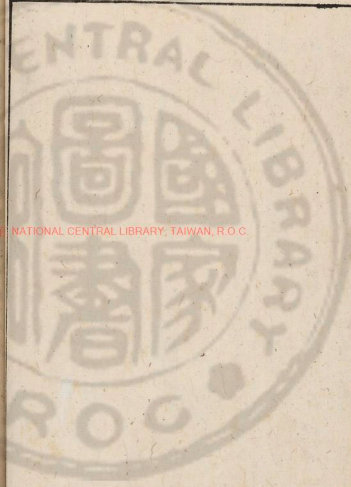


蔡元定

西山先生

字季通建之建陽人師熹晦菴慶元初年黨禁蔡禍作
奉旨編管道州次年卒于貶所嘉定三年夏旨贈趙
功郎

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
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箠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
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餽食淡衣
褰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坐身於長沙敬蘭
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別州編管

丁巳正月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晦翁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乃知有旨揮

郡縣補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晦翁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適意立子服獨爲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事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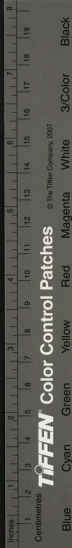
又按別錄云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

語以連日讀叅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洒然少遲諸人醪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卽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叅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容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

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關略病痛欲



三月廿七日
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轍起著述之念亦是間中
一大魔障欲方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
永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
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
律其譜歸來更須細尋訂耳 並晦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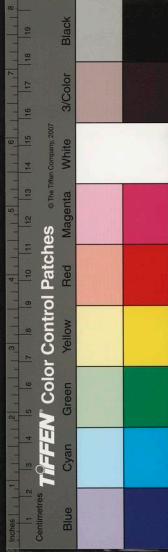
戊午歲元定辛晦翁哭之慟冬十月祭之曰某竊聞公友
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櫬遠自春陵言歸故里謹
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尚享

又與勉齋黃幹帖云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中先
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窆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動

之餘行自病也

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
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
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瘞而我於君之
生旣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不能扶曳
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窳窳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
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
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
凡古書盤錯百鑿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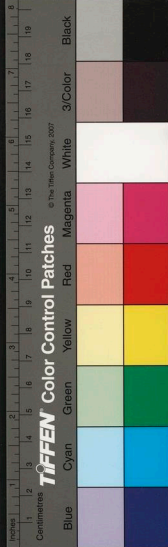
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徃徃多因與元定徃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蓋深致其哀焉

勉齋黃文肅公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畱數日徃徃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劉文簡公^燭表其墓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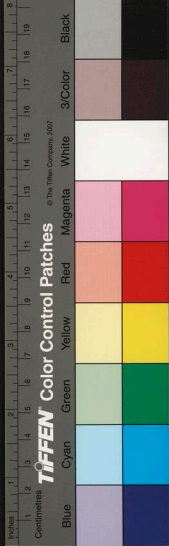
其流而會於一方技由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異言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委通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遠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元定作律呂新書晦翁序之曰古樂之亾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繩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



時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詭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帝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蔡君元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每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縷密而通暢不爲牽

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而漢觚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且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變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李通乃能奮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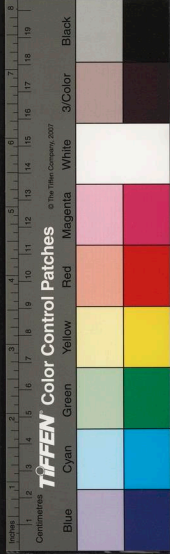


獨見超然遠覽，既梳剔抉參，考互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求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乎。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時也，受一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平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讀復數遍，而僅得其指意之彷彿。季通以

是亦許予爲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馬季通更欲均調節，旒被之管，茲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夫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又曰：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詩書多，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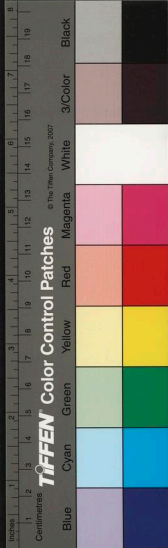
其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經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



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
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
分毫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
十乘二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歲會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
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
朧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

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
以八十一爲分太衍之歷乃以二百六十三億七千四
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
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先生曰康節之曆固自
是好而李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
恐當絕勝諸家也

嘉定庚午夏追贈李通初秩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
積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歿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
者爾學問有源探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
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歿矣朕甚愍之其
贈以官慰爾泉下死賢莫贖尚知享哉



蔡沉 九峰先生

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下居九峰當世名鄉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也紹定三年五月歿年六十四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頌曰李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有必以語李通焉異篇輿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荅之辭曰翁李鏡者蓋引以目匹也君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砥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君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二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存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九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

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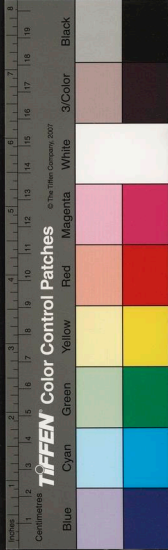
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
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
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
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于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
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偽學之論興聘君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
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
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
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
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
其先也

年僅二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
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
衆理且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聘君嘗著律呂書頒入陣圖皆爲文公所歎重然學者鮮
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洒然亾疑至象緯運
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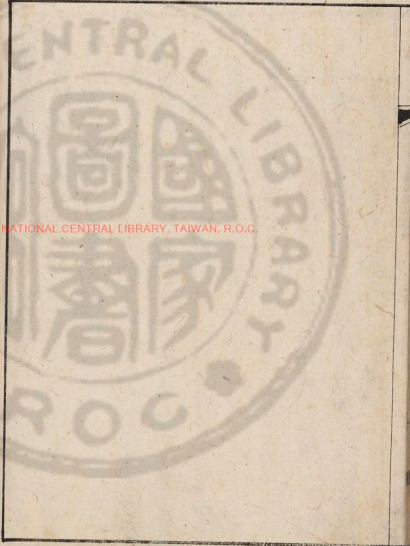
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咏情
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目命
而已



外集附見伊洛淵源

羅從彥 豫章先生

字仲素劔浦之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
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
堅苦刻厲篤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
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廼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
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
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
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
得甚好先生遂粥田暴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



龜山之說於是歸而盡心以事龜山樞友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先生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執子弟禮從之游先生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遂盡得其所傳之奧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先生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濯纓亭每賦詩以自樂所著遵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迫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軼法卒終

夷狄之禍未嘗不為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熊毛

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論夏語台衡錄春秋指歸晚

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

先生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

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

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如

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又

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

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

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

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



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

叛見宋史道學傳

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

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見豫章文集附錄

又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

自得之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生死

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唐以經術

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

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生死去

就如萬鍾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於乎學者所見

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

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

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見宋史道

學傳

政和初龜山先生為蕭山令先生徒矣往學龜山熟察之

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遂語以心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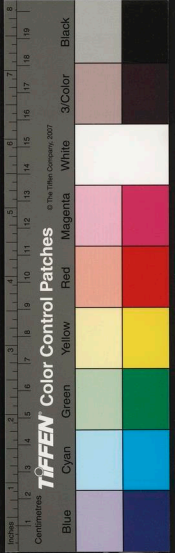
秘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見年譜及道學傳

陳幾叟跋先生語孟師說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

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

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令仲素思

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



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錄一本以備玩味冷錄其

書儉以仲素之所受於龜山者諱之以俟異日觀其學

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

見陳章文集附錄

延平先生以書謁先生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
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
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
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深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
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
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
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
熄焉可也共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
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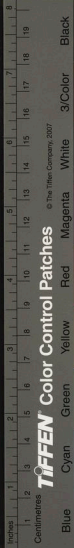


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矣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
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
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
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
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
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奉奉欲求教者以謂
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個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克
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
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
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
此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多之得於

動靜語默之間日擊而心會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
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辯宅心不廣而喜怒
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而智巧襲據焉
而不學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
克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累哉

見宋史道學傳及
豫章文集附錄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
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
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
之道若只愛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
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



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篤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又嘗語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爲者如此

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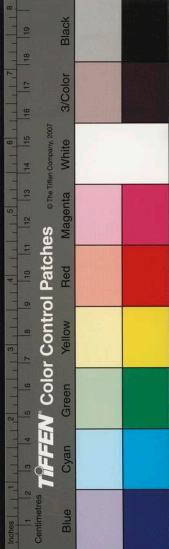
章文
集附錄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第

子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侗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何爲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尋求又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聵聵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



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晦翁云羅仲素先生都是翁式在躬去理會又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又曰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晦翁門人問李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雖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

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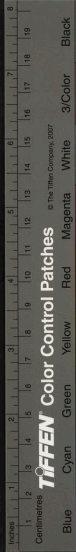
如何看得道理出

見豫章文集附錄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無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語類

馮夢得序先生遺藁有曰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菴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黃大任跋其後曰濼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濼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



太常博士陳協謚議其畧曰羅公從彥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謹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副矣請謚爲文質

尚書考功員外郎周坦覆議曰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育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奉常謚曰文質於法爲宜淳祐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見孫章文集附錄

真德秀 文忠公

字景元後改爲希建之浦城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尋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四年選著作佐郎力辭兼禮部郎六年遷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返上言邊事與史彌遠不協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未行丁內艱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理宗卽



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極
論濟王事屢進讜言彌遠益忌之遂以煥章閣待制
提舉玉隆宮未幾落職罷祠歸紹定四年改職與祠
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復召爲戶部尚書改翰林院
知制誥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修敕
令武經要畧三乞辭祿去官正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辭疾亟冠冠帶起坐遂逝遺表上聞贈銀青光
祿大夫謚文忠

公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
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

韓侂胄已誅公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毒及今茲繼好
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少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
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
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柢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
惟謹得無滋媮我乎

公又言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
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漢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
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
心

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
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
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



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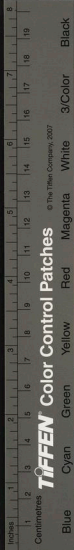
時有以伐金爲言者公上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
憂蓋金亡則上恬下熙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
自此始後卒如公言

又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
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行有筆之者其後呂祖泰
之貶非惟遠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
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
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勿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
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
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不安危大利害群臣暗

嘿如此豈不殆哉

公奉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
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波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
賜吾國以彛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顧田疇不
闢溝澮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
且有警徒以長江爲恃豈女公公似墾田之政專爲
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
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餼皆爲精兵

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公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
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入請去
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公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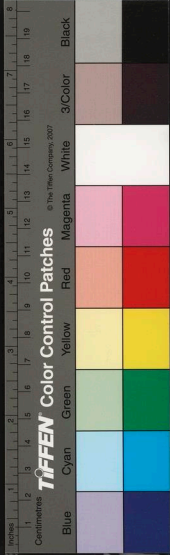
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
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
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飢死者微公我輩
已相隨入此矣

知潭州以蕪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
張拭學術源流勉其士罷不自形角而米申免和糴以
甦其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社倉別立
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
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瘞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
差

濟卽之變公上言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實安生民

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
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
聞四方所損非細願討論雍熙追封秦卽故事斟酌行
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絕絕上曰朝廷待濟
王亦至也公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
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自漢八三但當以二帝三
王爲師

上初御清暑殿公因侍經筵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
之地仰瞻楹楹當如二祖在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
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官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
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



存此心准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史既忌公屢諷言官劾之遂落祠罷歸脩讀書

曰此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徂

公知泉州或咎寬恤太驟公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
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養精神曰郡蔽無以惠民僅
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公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
進復陳祈天求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
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管
敬上欣然嘉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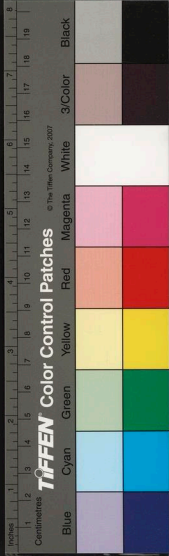
公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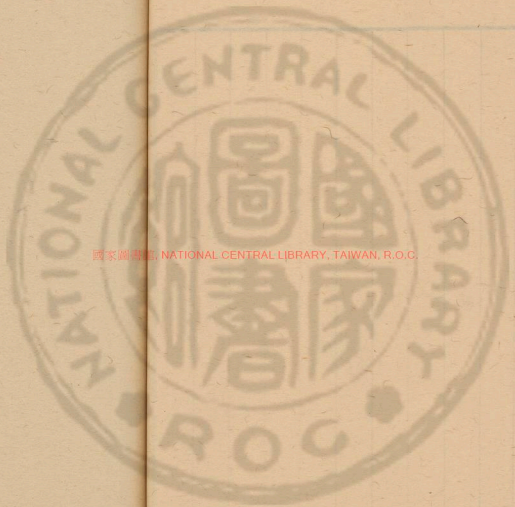
聲振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
惠政深洽不愧甚言自侑肯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
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公晚出獨慨然以斯文
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
世多其力也所著有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
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

以上並見宋儒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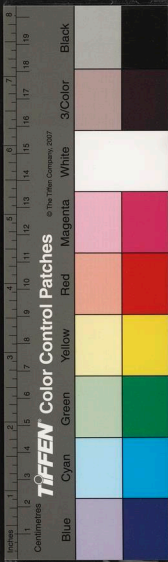
附名臣言行錄

外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